

姚少監詩集

姚合 著 信應舉・郭嘉禎 校註

強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



姚少監詩集

唐·姚合 著

信應舉 郭嘉禎 校註

強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

姚 少 監 詩 集

著 作 者	姚 合
發 行 人	王強華
總 編 輯	劉 鑑
著作財產權	強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總 經 銷	強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 址	台北市忠孝西路1段41號 4樓12室
電 話	(02) 6860409
封 面 設 計	夷順印刷商務有限公司
印 刷	夷順印刷商務有限公司
地 址	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2段 351號7樓之7
電 話	(02)2265188
定 價	新台幣肆佰圓整

營利事業登記證(75)161236號

序

詩者，古以有韻可歌詠者謂之。復以明志、抒情、敘事、寫景、記物爲其內涵。蓋源於毛詩，興於唐宋，間有四、五、六、七言者。

毛詩集民謠成帙，時爲叁千餘篇，孔子刪存三百壹拾五篇，即今之所讀詩經也。旨在移俗、化民焉。

唐之前，辭賦屬詩之流，屈子、相如稱之。延至建安，詩作體狹。魏文帝燕歌行，爲七言創舉者，是乃風氣丕開。宋湯惠休白紵歌、陳叔寶王樹後庭花均爲代表作。顧唐詩譜立、韻及平仄並存，故詩亦趨嚴謹。

詩之類，今言有三，曰古風、曰絕句、曰排律。風者採詩經風體定名，有韻無平仄；絕句者，得循詩譜及韻與平仄隨之；排律者，或稱律詩，不僅韻及平仄兼有，其八句中之^三四句^五六句得對仗也。

對仗起於六朝，如：「東韻一雲對月、雪對風、晚照對晴空、來鴻對去雁、飛鳥對鳴蟲」等，因偏限多，故而作古典詩麻者鮮矣。然詩音節舒緩、情景迴照、逸趣橫生、能詠吟玩味者，當屬唐詩，而又主李、杜矣。

唐、姚合，河南陝州人氏，文宗大和元年進士、仕歷不詳，工詩詞，與賈島齊名。其遺作五百餘首，茲承信應舉、郭嘉禎兩先生不辭辛勞，憚精竭力，蒐萃集帙，並詳註釋校正。研其內容，循譜韻合，八比詩成，不遜唐宋諸子，洵名家也。爰鐫棗梨，與讀者共享焉。

王強筆



歲次乙亥
二月二十八日

姚少監詩集校註

前 言

姚合是河南陝州人，他的《傳》在兩《唐書》中都附在《姚崇傳》後，極為簡略。關於他的仕歷，宋晁公武在《郡齋讀書志》中始有較詳細的敘述，然舛誤實多，後世因之，訛誤至今；關於他的籍貫問題，近幾年也有人提出疑問，筆者根據姚合與其詩友們的詩和其他有關資料，作了一些考訂，寫成《關於姚合的籍貫問題》與《關於姚合的仕歷與生卒問題》兩篇文章。因文字太長，不在這裏敘述，作為本書的附錄，附在書後。凡欲了解其經歷的讀者，可以參閱。這裏只對他的詩，作一個簡單的介紹。

·
—

姚合的詩集叫《姚少監詩集》，在《全唐詩》中叫《姚合詩》。詩共有五百餘首，在唐人詩中是保存下來比較完好的詩集之一。從詩的創作時間看，集中較早的詩，大約作於憲宗元和七、八年（公元812～3年）姚合去長安應試時，較晚的詩，約作於宣宗大八、九年（公元854～5年）間，這期間經過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，前後共約四十年之久。

這幾十年是唐王朝各種矛盾交織，日趨激化的幾十年。唐自安史之亂後，一蹶不振。西部少數民族內侵，連失河湟數千里，秦隴內地，變為戰場。北方藩鎮，擁兵割據，對抗中央，儼如敵國。憲宗曾費數年之力，先後平了吳元濟與李師道，一度出現了統一的希望。詩人看到了這種景象，非常興奮，他為此曾寫了《聞魏州破賊》詩：

生靈蘇息到元和，上將功成自執戈。煙霧掃開尊北岳，
蛟龍斬斷淨南河。旗回海眼軍容壯，兵合天心殺氣多。
從此四方無一事，朝朝雨露是恩波。

這首詩很顯然，是寫田弘正平李師道的事。時間當在元和十四年。上將指田弘正，詩一方面稱頌田弘正平藩成功，一方面慶幸國家從此統一，可以永享太平。大概就在這不久，詩人還寫了《游河橋曉望》，也是表達他這種心情的。

閑上津橋立，天涯一望間。秋風波上岸，旭日氣連山。
偶聖今方變，朝宗豈復還！崑崙在蕃界，作將亦何顏？

津橋指洛水上的天津橋，前兩句是說他立在橋上，舉目一看，遠遠近近，山山水水，天下之大，盡在望中。「秋風波上岸，旭日氣連山」二句，是說序屬金秋，本當水清流順，而卻波浪上岸；時值晴日，本當天朗氣清，而卻霧氣連山。這都是一種反常景象，以喻藩鎮割據，邊患不已。此屬平藩以前的情況，下啟「偶聖」二句。「偶聖」謂今遇聖君出，削平藩鎮，諸侯歸誠，有如衆水朝宗。「豈復還」謂水從此不會再有返流橫逆的事了，以喻北方藩鎮之永遠歸服。但是詩人看到西方的

崑崙仍在蕃間（指蕃），所以他接著又批評那些作武將的，說他們對此情況，又有何顏面見人呢？但他沒有想到，藩鎮的問題並不是從此就解決了，憲宗平藩之功，保持不久，到穆宗時，由於奸相弄權，排擠賢能，措置失當，河朔又失、終唐之世而不復。

關於西部邊患的事，詩人一直是念念不能忘懷，他在作陝虢觀察使時，還寫了《陝城即事》詩，以表示他的憂慮。詩中有這樣的句子：「天下才彌小，關中鎮最先。隴山望可見，惆悵是窮邊。」首二句是說自己的才能很小，卻擔任了距關中最近的重鎮的鎮守任務。陝虢在長安的東邊，詩人又想到長安的西邊，距長安不遠的隴山，可惜竟成了窮邊。按隴山在唐之隴州，今陝西隴縣一帶，當時竟成了邊地，怎能不令詩人惆悵呢？

由於邊患與藩鎮割據，連年用兵，賦役繁重。再加上奸吏乘機苛擾，人民無法忍受，被迫逃亡，流離失所，這也是戰爭造成的必然結果。這情況當然也會尖銳地刺激著詩人的感情，詩人為此說了不少體恤人民的話，他認為人民太疲困了，為政者必須清靜愛民，與民休息。所以凡是他的親友去作地方官的，他總是以此意相贈。他在《送裴宰君》中說「還應施靜化，誰復與君同？」在《送林使君赴邵州》中說「清靜化人人自理，終朝無事更相關。」在《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》中說「太守吟詩人自理，小齋閑臥白蘋風。」在《送家兄赴任招義》中說「點吏先潛去，疲人相次迎。」等等。這些話都是勸他們要清

靜爲政、與民休息的意思。

他自己作地方官，也是本著這一思想去理民。如馬戴在《寄金州姚使君員外》中說「老懷清靜化，乞去守洵陽。」洵陽就是金州（今陝西安康縣），說他乞守金州，就是爲了施行清靜之政而去的。他在金州所作的《寒食書事》中也說：「爲政多孱懦，應無酷吏名。」這意思就是說寧肯讓別人說自己軟弱無能，也不作暴猛之酷吏。

不過我們也會看到，姚合雖說了一些同情人民的話，但他對當時統治者的暴行，以及人民遭受到的苦困生活的慘象，卻很少揭露。若與和他同時而稍長於他的白居易的一些作品，如《秦中吟》、《杜陵叟》、《夜宿紫閣山北村》等詩相比，就顯得遜色。對時政之弊，爲什麼白居易敢言而姚合不敢言？除了他的思想認識，以及個人氣質的因素外，政治環境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。

我們知道，白居易寫這些作品，時間較早，向後一段時間，唐王朝的政治氣氛就更嚴峻惡劣了，這主要是指唐王朝內部的宦官專權與朋黨之爭。安史亂後，皇帝親信宦官，授任軍權，從此以後軍權就落在宦官之手。宦官手中有了軍權，不僅操縱政事，就連皇帝的廢立與生死之權也操在其手。在姚合進入政治舞臺生活的幾十年間，就先後有幾個皇帝被宦官害死。文宗暗結朝臣，想除去宦官，由於托付非人，以致釀成有名的甘露之變，四宰相同時爲宦官所殺。鬥爭的慘烈，於此可見。關於朋黨之爭，指的是牛黨與李黨之爭。牛黨的代表人物爲牛僧

儒與李宗閔，李黨的代表人物為李德裕。他們的爭執，在具體問題上雖各有私怨，但一般說來，是是非非之爭，是正直與邪惡之爭。李德裕有政績，有功於朝。有人說李德裕無黨，李德裕在位，只是正人引用正人而已。這話也有道理。但由於皇帝不辨邪正，所以奸人往往能以諂佞之術，獲得皇帝的信任，故多有得勢之時。他們一得勢，就引用小人，讒害正直。一般朝官，在這樣復雜的政治環境中，若不謹言慎行，觸怒了權貴，就會有招致禍患的危險。

白居易寫了一些諷刺權貴的詩，但這些詩流傳之後，也并不是風平浪靜，很快就引起一些權貴者的不滿。白居易《傷唐衢二首》中有這樣的話：「憶昨元和初，忝備諫官位，是時兵革後，生民正憔悴。但傷民病痛，不識時忌諱。遂作《秦中吟》：「一吟悲一事。貴人皆怪怒，閑人亦非訾。天高未及聞，荊棘生滿地。」他的《與元九書》說的就更明確：「凡聞僕《賀雨》詩，而衆口藉藉，已謂非宜矣；聞僕《哭孔戡》詩，衆面脈脈，盡不悅矣；聞《秦中吟》，則權豪貴近相目而變色矣；聞《樂游園》寄足下詩，則執政柄者扼腕矣；聞《宿紫閣村》詩，則握軍要者切齒矣。」白居易後來遭貶，與此并非無關。此後，他自知不容於時，就乞求撤職，任太子賓客，分司東都，後期也就很少再寫這類諷刺時政的詩了。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段的唐代詩人，對這個時期的政治環境給與詩人的影響，不可忽視。

看來，姚合比白居易出言謹慎，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比較恭

謹小心的人。他有一首《喜馬戴冬夜見過期無可不至》詩可作證明。詩有這樣兩句：「內殿臣相命，開樽話舊時。」這兩句話說得很含蓄，實際是說只談舊誼，不談政治。「內殿臣」是姚合自稱，他用既正經又似玩笑的口氣說，這是我的命令。他在和執友相聚，竟至如此，可見他小心到什麼程度。他還有一首《惡神行雨》的詩：

凶神扇簸惡神街，洶涌挨排白霧生。鳳擊水凹波扑凸，
雨淙山口地嵌坑。龍噴黑氣翻騰浪，鬼掣紅光擘划唄。
哮吼忽雷聲揭石，滿天唧啾鬧轟轟。

這首詩乍一看去，像是遊戲之作，其實這是他反對暴政酷吏的詩。用凶神惡神比喻貪官酷吏的形象。這些凶神惡神說是行雨，然而忽雷咆哮，風暴雨驟，漂物傷稼，適足以害民。正像貪官酷吏，名為理民，可是他們一到，只會向人民索取財物，殘酷橫暴，正像惡神行雨是一樣的情況。姚合對於貪官酷吏，苛擾人民，非常不滿，但他不愿直言，而採取作比的形式以寄意。很明顯，他認為這樣可以避禍，姚合的這種用心，我們是可以理解的。

還有人談姚合詩的思想性，往往引述他的《原上新居》：「秋來梨果熟，行哭小兒飢。鄰富難常往，家貧客漸稀。借牛耕地晚，賣樹納錢遲。牆下當官道，依舊夾竹籬。」這首詩寫窮苦農民，因受剝削而過著艱窘的生活。其中寫到在秋收時節，小兒啼飢，最為動人。但這首詩又見於王建集，是否為姚合的詩，尚屬疑問，所以不可據此詳論他的作品。

二

以上所引姚合的詩，只是說明他對其所處的時代的反映，並不足以說明他的全部詩風。要論其詩的風格，還需要系統地考察他的作品。

元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對姚合詩有一個評論，說他的詩，「自成一法」。并把他和賈島相比，說「島難吟，有清冽之風；合易作，皆平淡之氣。興趣俱到，格調少殊。所謂方拙之奧，至巧存焉。蓋多歷下邑，官況蕭條，山縣荒涼，風景凋弊之間，最工模寫也。」賈島是姚合的親密詩友，當時兩個人的詩名也相當，時稱姚賈。辛文房把兩人加以比較，找出姚詩的特點，我認為辛文房的說法，是能撮其要義，發其本質的。我們全面地考察一下姚合的詩，就不難發現他的詩，一般說來，無滯澀險怪之病，多平淡淺近之語。但平淡中又富有清新，淺近中卻顯出秀麗。這就是其詩的特點。下面我們可以引幾個例子來看看。《街西居》三首之二：

日出窮巷喜，漫然勝重衣。重衣豈不暖。所暖人不齊。

唐人所謂重衣即指棉衣，也即加絮之夾衣。這詩的意思是說，太陽一出，窮巷的居民都很喜歡，陽光的溫暖勝過棉衣。棉衣雖暖，并非人人都有，而陽光卻是所有窮人都可享受的。姚合這幾句詩寫得明白如話，陽光也是人們常見之景，但他卻

能就此常景，用平淡之語，從其普照博施著眼，道出窮人對陽光的特殊感情，給人以清新之感。

又如《架水藤》詩：

蒙蒙紫藤花，下覆清江水，若遺隨波流，不如風飄起。
風飄或近人，隨波千萬里。

此寫惜花之心，言花隨風飄，勝於隨水流去。花落雖同，離人遠近有別。語言雖淺，但很秀麗，用心之巧，尤富情趣。下面再看他的《武功縣中作三十首》之一：

縣去帝城遠，爲官與隱齊。馬隨山鹿放，雞雜野禽棲。
繞舍惟藤架，侵階是藥畦。更師嵇叔夜，不擬作書題。

他的《武功縣中作三十首》是他作武功主簿時的詩，這三十首詩當時就很有名，流傳甚廣，人稱之爲姚武功者即以此。此詩中「馬隨山鹿放，雞雜野禽棲」，被人視爲名句。山鹿、野禽與人爲伍，習以爲常，互不驚擾，短短數語，一個人煙稀少的景象，躍然紙上。辛文房稱其「多歷山縣下邑，風景凋弊之間，最工模寫」，指的就是這些作品。

然姚合作外官，所歷並非全是風景凋弊之地，也有繁華勝境。如他的《揚州春詞》三首，就是另外一番景象：

廣陵寒食天，無霧復無煙。暖日凝花柳，春風散管弦。
園林多是宅，車馬少於船。莫喚游人駐，游人困不眠。
(其一)

滿郭是春光，街衢土亦香。竹風輕履舄，花露膩衣裳。
谷鳥鳴還艷，山夫到更狂。可憐游賞地，煬帝國傾亡。

（其二）

江北煙光裏，淮南勝事多。市廛持燭入，鄰里漾船過。
。有地唯栽竹，無家不養鵝。春風蕩城郭，滿耳是聲歌。

（其三）

這三首詩，每首就像一幅圖畫，寫唐代揚州的水鄉風光。用平淺的語言，輕淡的色調，繪出非常秀麗的景色。於今讀之，雖時隔千載，當日風貌，猶如再現眼前。

明胡震亨對姚合的詩也有個詳論，說他的詩：「洗濯既淨，挺拔欲高，得直趣於浪仙（賈島）之僻，而運以爽亮；取材於籍（張籍）建（王建）之淺，而媚以蒨芳，殆兼數子，巧撮其長者。但體似尖小，味亦微澆，故品局中馴耳。」（《唐音癸籤》卷七）胡震亨這些話，我們需要分別來解釋。他說姚合兼取以上數子之長，是否確切，值得研究，因這個問題，不是數語能明，這裏不加辨析。致於他說他的詩「洗濯既淨，挺拔欲高」，也可算中的之言。這兩句評語究竟怎樣解釋呢？如果用一個比喻說明的話，那就等於說如雨後春苗，清新挺拔。這和我們說他語言明快，淺淡中含有秀麗的意思是相近的。的確，姚合之詩，不致力古奧艱澀之奇，而以平淡清新取勝。至於說他「體似尖小，味亦微淳，」這也是實言，姚詩中確有不少這類詩篇或句子。如他寫《酬任濤協律夏中苦雨見寄》：「走童擎掣電，飢鳥啄浮漚。絲網張空際，珠繩續瓦溝。」他寫《武功縣中作三十首》之二十：「移山入縣宅，種竹上城牆。擎蝶遺花蕊，游蜂帶蜜香。」絲網，指蜘蛛網；山，指假山。這

些詩句雖都觀察得很細，刻畫得甚工，然給人以小巧之感，令人讀之，過目即逝，甚少餘味可尋。

不過這只是姚合詩的部分現象，胡震亨有見及此而言之，但不能以此概括姚合的全詩。如我們前邊引過的《河橋曉望》「閑上津橋立，天涯一望間。」說他立在橋上，天下這大，盡在望中。能見衆水朝宗，東歸於海；崑崙屹立，西在蕃間，這氣派，多富雄渾之氣！像這類作品，豈可以纖巧稱之？

當然，對任何一個詩人，評品其詩，只能看其主流，平淡秀媚，清新挺拔，應該說是他詩的主流，這一點，我看是沒有疑問的。

三

詩的風格，本是多種因素形成的，不只是語言的特點，作者的思想、氣質在作品中的表現，都是形成某種風格的條件。姚合像唐代大多數詩人一樣，受到多種思想的影響，這些思想往往反映在他的詩中，也為他的詩增添了某些色彩。

首先是他帶有相當濃厚的魏晉人真率自放的思想遺風，他常常表現出憎惡官位的拘束，以率性蕭散為樂。他說「一日看除目，終身損道心。……只應隨分過，已是錯彌深。」（《武功縣中作三十首》之八）除目就是朝廷除授新官的報單，他認為一看除目，就損傷道心。什麼是道心呢？就是人的自然本真之性。所以他接著說，既然走錯了路，只好隨分過罷了。他又

說「自下青山路，三年著綠衣，官卑食肉僭，才短字人非。野客教長醉，高僧勸卻歸。不知何計是，免與本心違！」（《武功縣中作三十首》之十二）這裏說「野客教」、「高僧勸」、實際上是說自己又想長醉不醒，又想辭官歸去。他羨慕劉伶、不事世事，無拘無束，他說「長羨劉伶輩，高眠出世間。」（《武功縣中作》之五）如此等等，這又是他思想表現的一個方面。

他也學道，也慕禪。學道還起了道名。他說「守官常臥病，學道別稱名。小有洞天路，誰能引我行。」（《武功縣中作三十首》之十九）他和僧人往還很多，僧無可是他親密的詩友。他在《送元緒上人》中說「何計休爲吏，從師老草堂。」在《送樓真歸杭州天竺寺》中說「草庵磐石上，歸此是因緣。」他自己是進士出身，讀了很多儒書，他又自稱儒家。他在《贈盧沙彌小師》中說「我師文宣王，立教垂詩書。但全仁義心，自然便慈悲，兩教大體同，無處辨是非。」從此詩看，他認為儒家的仁義與佛家的慈悲，基本上是相同的。

根據以上的敘述，我們可以看到姚合受到多種思想的影響，不過，這情況在當時來說，並不奇怪，因為這些思想在文人中間流行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。如李白入過道，賈島當過和尚，至於隱山林，侶漁樵，更是被人視為名高之事。

四

姚合在當時就有很高的詩名，有不少與他同時或年歲稍幼於他的詩人，圍繞著他活動，如馬戴、劉得仁、喻鳧、無可、李頻等，賈島也是其中之一。他們對姚合都很尊重。有人稱他為才子，如賈島《黎陽寄姚合》：「魏州城裏曾游熟，才子齋中止泊多。」劉得仁《上姚諫議》「高文與盛德，皆謂古無倫，聖代生才子，明庭有諫臣。」姚合當時有詩穎之稱，李頻慕其名，「不憚走千里，丐其品第。」（《唐才子傳·李頻傳》）方干稱之為文星，尊其為師。在《哭祕書姚少監》中說「寒空此夜落文星，星落文留萬古名。入室幾人為弟子，為儒是處哭先生。」這正像毛晉《姚合詩跋語》所說的，他們對姚合可謂「仰止極矣」。

到南宋，姚合詩又大為一些詩人所推崇。《滄浪詩話·詩辨》稱近世趙紫芝、翁靈舒輩獨喜賈島、姚合之詩，稍稍就其清苦之風，江湖詩人多效其體，一時謂之唐宗。」按趙紫芝名師秀，翁靈舒名卷，和徐照、徐玠四人，均為永嘉人，時號永嘉四靈。他們專學姚、賈之詩，推為唐詩之宗，江湖詩人多效其體，可見其詩影響之廣。

所謂江湖詩人，並非詩派，只是指一些無官無位，浪跡江湖的詩人。他們的作品風格也不相同，人們以其浪跡江湖之特點，總稱之為江湖詩人或江湖派詩人。南宋陳起曾刊行《江湖小集》、《江湖後集》、《江湖續集》等，收戴復古、劉過等多家的作品，江湖詩人，指的就是這些人。也有人說江湖詩人寫景於瑣屑，寄情於偏僻，歸咎其效姚賈之體。其實這說法并